



寒婆岭下的新生活

□ 本报记者 陈恩 刘诗林



寒婆岭一角

床下，最后也被找到。另外一部分逃向小屯和鱼秋寨青杠坡的，也全被缴械活捉。

匪首周治国非常狡猾，战斗打响前他带着两名贴身手下小屯梁超家住宿，没在解放军的包围圈内，所以暂时逃脱了。但没多久就在遵义被抓获归案。其余团级司令张兴国、营级周明光和连级以上20余人被擒，共擒250余人。这是一四〇团参加抗美援朝前在金沙县剿匪的最后一次战斗。此后，上山人民在红色精神的指引下，在党的光辉照耀下，成功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希望之门。

深锁岩溶山区深处的上山，沟谷深切，自古以来用水都极为艰难，当地的一首民谣，形象地反映了群众用水艰难的酸楚：十奢寨来大小屯，苞谷粑把来当顿。要想吃大米，除非痛大病。等把大米买回来，人都死得邦邦硬。

歌词里说的十奢寨和大小屯，是极度缺水的村寨，就拿十奢寨来说，寨里只有两口水井，只要晴上三天，村民就要不分昼夜地轮番守水，不得已只能到3公里以外的鱼鳅沟去背，来回要3小时。吃尽了缺水困难的村民，无不盼望明天就把山泉引进寨子，纷纷摩拳擦掌，意欲从悬崖峭壁上开始凿渠引水。

1975年的一天中午时分，村民王学开和王成俊两人自发来到渠道最艰巨的羊角洞悬崖段施工，两人一个稳钢钎，一个摔锤打，本想把头顶头上的一块巨石削掉，不曾想，那巨石突然滑下，两人被压在巨大的石堆下。不知道过了好久，王学开醒来，奋力爬出石堆，只看见王成俊半截身子露在石堆外。王学开慌了，赶忙跑回寨子呼救，当寨子的群众赶来刨开石堆时，才发现王成俊已经牺牲了。大家震惊之余，赶紧将王成俊的遗体抬回家中，王成俊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看到王成俊惨烈的样子，当场撕心裂肺地哭起来，那一声声“成俊”和“爸爸”，令在场的人无不跟着声泪俱下。后来，寨子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谈开山饮水的话题，“吃水”，成了十奢寨人心底一块不愿揭开的伤疤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开山引水，大家的出路又在哪呢？“得对得起为了修渠牺牲的人”，思来想去，从不言败的上山人民在1993年时，再次商议重修

渠道，全村人一致推举村民王成志为组长，带领大家重新勘测一条安全的线路，凿壁修渠。

说干就干，连续十几天，王成志带领几个村民翻山越岭，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、工程量最少的新渠道线路，并联系水利部门进行实地勘探，编制设计报告，同时还向有关部门争取了资金和物资资助。前期工作完成后，接下来就是修渠了。

上山的苗族同胞们不仅心齐，还特别吃苦耐劳。王成志采取分段包干的办法，把渠道开挖、浆砌的任务按照划地人口数量分到各家各户的头上，渠道施工难度大或土石方量较大的地段，王成志和年强力壮的村民就主动承担了。白天，村民们带上洋芋红薯、苞谷饭酸菜汤，扛上钢钎、锤子、钐子等工具进山修渠；晚上，王成志就和村民们对白天修渠遇到的困难进行商讨，争取第二天干活时能避免同类问题。

成功源于苦干。1996年，长达11.7公里的十奢寨水渠终于打通了，那水清澈见底，似从天上而来。苗族同胞们争先恐后地用各种工具把水舀起来喝，边喝边笑。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哭完又笑了，接着又舀水喝，似乎怎么喝也喝不够。一年后，十奢寨基本每人一亩的旱地变成了水田，家家户户吃上了大米饭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。

今天，经过脱贫攻坚洗礼的上山社区苗族同胞，正向着林茂粮丰的道路大踏步前进，走向乡村振兴。日子越过越好，本民族的文化也得到了传承和发扬。

“蓝色的天空，干净得一片云都没有。共产党的恩情深似海，她让苗家儿女学文化，让粮食堆满仓，房子给我们住，布匹随我们挑，牛羊成群满山跑，吃不愁，穿不愁，这样的好处哪里找，哪里找！我们全都高兴得跳起来！”

苗绣作坊里，苗家女儿们的歌声格外优美动听。每到农闲时节，美丽的苗族姑娘穿着自己绣制的蓝苗服饰，聚在作坊里一起刺绣、织衣、纺织。一双双巧手熟练地在纺织机上穿梭着，如“纤云弄巧”，一会儿工夫，白色的布匹上就有了美丽的图案。

“苗家儿女是最勤劳的，男人们负责下地干活、喂牲口；女人们做家务、学苗绣。哪家女人的苗绣做得好，出去

说起来都是倍有面子的事。”1994年嫁到上山的王洪英把苗绣当作事业来发展，是近几年日子好过起来后才有的“奢侈享受”。

从2016年开始，王洪英经常把自己的苗绣作品发到朋友圈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家都一致认可她的手工艺，外地客商也纷纷争相购买她的苗绣。大件的有衣服、裙子，小件的有钱包、腰带等，一来二去，她有了自己的客源，他们经常会找她订制苗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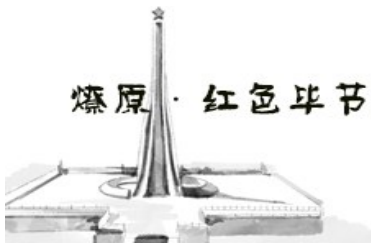
刚在贵阳参加完苗绣“传统一时尚”对话暨“非遗购物节”线上线下互营销研研讨会的王洪英，对苗绣有着自己的见解：“苗绣既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，是大家一针一线绣出来的。做苗绣的意义不单是提高收入、带动经济发展，主要还是保护和发展。大家聚在一起做苗绣为的就是能相互学习，提高技艺，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天自己的苗绣作品能飞出大山，走向世界。”

除了苗绣，还有以民间艺人侯正朝为代表的苗族芦笙舞蹈：滚牛皮、斗四方、爬花秆等，都是上山苗族同胞芦笙技巧和芦笙舞蹈艺术的经典代表。

从小学习芦笙舞的侯正朝把芦笙看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放牛时跳、上学时跳，“只要听到芦笙响，脚板皮就痒”，这是本能，也是热爱。

侯正朝曾多次代表金沙县参加全国、省、市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民族民间文艺活动，获得多个奖项。1986年侯正朝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表演一等奖，是金沙县唯一一次参加过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节目；2002年侯正朝组队参加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，又斩获银奖。

生活蒸蒸日上，苗家前程似锦。远处六峰梁子上，绵延不绝的万亩玉簪花和映山红连成一片，美丽壮观。上山社区在金色的阳光下，闪烁着勃勃生机。



天河·故事汇



行走倒天河

□ 刘瑾

十八年前，我才刚入职新闻职业，第一次采访就接受艰巨的任务：报道当时正在治理的毕节人民的母亲河——倒天河。

按照采访主题安排，拟策划推出“五彩倒天河”系列通讯报道。半个多月的采访，我在倒天河沿岸来来回回走访、观察、体验，既采访负责承建施工的职能部门，又采访享受综合治理成果的歌舞健身队，不断找来找往的市民群众代表交流，与他们一起寻找感悟城市变化带来的幸福共鸣。

其间，我要真诚感谢单位领导的鞭策和鼓励，还有热心同事的倾情帮助，让我从时代发展的铿锵步履中，从倒天河水的灵气里，从受益市民的欢歌笑语中，不断碰撞出激情火花，萌生出采写灵感。当时，采写推出的系列报道还获得当年度的毕节地区好新闻二等奖。

光阴似箭，一晃十八年过去了，沐浴试验区改革发展东风，毕节改革发展突飞猛进，日新月异的母亲河畔，处处呈现出“倒天河畔景人多、十里青山入画来”的靓丽景象，倒天河演绎的春天故事，也愈加生动感人。

前不久，体检医生建议要加强体育锻炼的遇，沿母亲河健身步道散步锻炼，遇见在水务系统工作的好友，他告诉我：如今治理后的倒天河，从水库以下算起到现在德溪公园处，全长约有8公里，总体环境不错，非常值得走一走、看一看。

惭愧，身为市民，自从那次专题采访之后，我还真的没有认认真真全程走完治理完善后的倒天河全段。

下定决心全程体验治理后的母亲河，我前后走了三次。第一次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周末，我从同心公园出发，来回走了近4小时。

第二次仍是利用周末，本打算从同心公园出发，沿上游径直走到倒天河水库，但由于中途下起了雨，到响水滩瀑布群就没有继续前行。借此机会，终于有幸领略了素有毕节八景之称的“响水轰雷”的最佳盛景。

倒天河水，从青翠群山之中汇聚在一起，涌入倒天河。经出水坝口，沿宽阔的河道，从天河公园经大石桥缓缓而来，到了响水滩，借势于阶梯形天然河床和较大落差，看似温驯的河水一下子咆哮起来，像青春少年那般，激情满怀，将魅力独特的个性尽情张扬。

蕴蓄强大势能的倒天河之水，沿阶梯倾泻而下，那气势，将生性

胆小的我吓退，只能站在岸边安全地带，任由瀑布溅起的水雾将衣服淋湿。

欣慰的是，自己得以走出办公室放松心情，与久负盛名的响水滩瀑布来一场美丽的邂逅。涨水季节的响水轰雷，真不愧是城市中的唯一。她，不愧是毕节山城的一张亮丽名片。近观瀑布，颤抖的双手似乎想用手机拍摄或记录下点什么，但终究不敢靠近她。此刻，不得不佩服激流中那些觅食的白鹭果真是勇敢，竟然在响水滩中如此淡定地跳舞觅食。

瞅准了机会，第三次的出行天气晴朗。吃过早餐，我还是沿着上游，一路哼着小调观景。一段时日沉淀后的河水清澈了许多，水势也没有此前那般来势汹汹。当天，我往返足足花了四五个小时，从同心公园出发，经过沙帽山公园，径直上天河公园。由于水库大坝下一些附属工程正在施工，走到天河公园“神龙戏水”处，就便打道从对岸返回，途经北镇关公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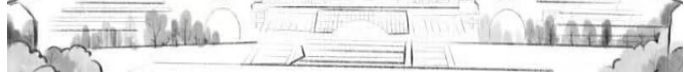
细想起来，沿途山体公园、城市公园等星罗棋布，处处为母亲河两岸增添异彩，真可谓一步一程一景观，一山一处一公园。回想在倒天河综合治理过程中，建成了一个个接一个的公园，一个接一个的广场，这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这正是各级党委政府一心为民、主动作为、科学决策，加上广大市民积极配合、鼎力支持，用实际行动共圆的绿色都市梦。

而今，伴随毕节试验区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魅力之城逐步建成，我惊叹城市之变竟如此迅速：沿河步行，即是与山同乐、与水同欢。看，那些在沿河休闲广场锻炼者比比皆是，他们或漫步、或奔跑，或唱歌、或跳舞，或小憩、或谈心交流、或逗小孩嬉戏。沿母亲河的健身步道体验，犹如陪伴充满灵气的天河之水，行走出新时代的鼓点，聆听新时代春天故事的旋律。

行走倒天河，从响水滩奔流而下的天河之水，张扬了青春的律动个性之后，似乎变得更加成熟稳重，淡定而又智慧地伴随辽阔的城市河道一路踏歌而行，径直向东融入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，与广大市民朋友心相印情相融意相通。

行走倒天河，心情豁达思绪宽广，保持惬意的心态与大自然携手追逐绚丽的梦想，一路歌谣奔向远方！天河之水，您是流淌着的城市血液；母亲河畔，生态绿色业已成为心灵栖息之处的亮丽底色。

讲述



“光阴冉冉催人老，风物萧萧几度秋。”不知不觉，我已87岁，掐指一算，从1958年写稿踏上笔耕之路，迄今已有62年。回忆起这些往事，内心好似滚滚的波涛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作为一名人民教师，面对学生，我从不敢懈怠；作为一名通讯员，面对新闻素材，我必须“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”“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”。

1958年，我在黔西重新镇采写第一篇新闻稿《山村农民办起了夜校》，从此，一直以写稿为乐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在苦桃井小学任教，妻子是个搬运工，每天早出晚归。她带着两个孩子白天要去拉板车，晚上要给孩子洗洗补补，还要提前把第二天的饭做好。尽管生活艰难，日夜操劳，但她从未叫过一声苦。有一次，我因公回家，见两个孩子依偎在门槛上睡

着了。顿时，我的心碎了。

多年来，为了让我能够安心工作，妻子从未“拖累”过我。1978年，我调到县城关镇工作，妻子更加支持我。早晨，当我还在床上收听广播时，她已经把早餐做好了。晚上夜深人静时，她坐在床头伴我伏案写稿……就是在她的关爱和支持下，我坚持写作至今。

写作过程中，除了家庭的支持外，宣传、教育部门、新闻媒体、县乡镇领导对我也很关心。1962年至1992年期间，我在贵阳、毕节三次参加通讯员培训班学习，特别是1992年那次，《贵州日报》对我免费培训一个月，我的收获最大。学习期间，在老师的帮助指导下，我向《贵州日报》投了4篇稿子，其中两篇被采用，使我备受鼓舞。

1993年，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学校。退休后，写稿的时间更加充足了，写了很多贴近生

活及反映家乡风貌的文章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国民经济步入正常发展轨道。但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，文化污染逐渐蔓延，蛀蚀社会肌体，腐蚀人们的心灵。党中央发出了“防止文化污染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”的指示。我同黔西县纪委的赵强、熊廷兴两位同志一起深入社会，与各阶层人士座谈，收集到有关文化污染造成的恶果和扩散方面的原因后。我认真归纳整理，写了一篇《文化污染的恶果原因与防止》的调研论文寄给《贵州政协报》。该报于1996年1月8日刊发在文化生活版上，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。

1994年初，我和张益同志几次到百里杜鹃花区进行考察，有一次正逢4月中旬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争芳斗艳，让人流连忘返。于是，我俩以《万紫千红，如画如诗》为题，写了一篇游记投给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，于1994年5月6

日被刊载。

1996年初，我和张益深入一些乡镇基层调研，获得了第一手材料之后，经过认真选材和整理，写了《乌蒙壮歌——毕节地区卧薪尝胆闯出岩溶山区脱贫路》的通讯。该稿于1996年刊发在《贵州日报》“来自基层的报告”专栏，反响强烈，云南省镇雄县还组织考察团前来考察，探索毕节试验区的成功经验。遵义习水县一位农业干部来电说：“你写的《乌蒙壮歌——毕节地区卧薪尝胆闯出岩溶山区脱贫路》思路很好，为岩溶山区人民找到了致富路。”

1998年，县里组织特约记者、通讯员到新仁乡东湖风光，其目的是希望大家把黔西的风景名胜宣传出去。经过一天的观赏，我深感东湖风光太美了，就以《秀水碧波东湖》为题，又写了一篇游记投给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，于1998年2月刊发。不久，又被《语文

报》高中版转载。

2005年，在“求实杯”全国教育科研优秀论文、教案评选活动中，我的论文《教师的情怀》荣获二等奖，并收入《中国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新探》一书；2006年，我写的征文《人生格言》在参加“中国当代人生格言”竞赛活动被评为“优秀作品”，同时被收入《中国当代人生格言》一书……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，我一共向新闻媒体（含副刊）及文艺书刊投稿1.4万篇以上，被采用7100多篇（含广播电视稿）。退休后的28年间，我共荣获各级各类奖项64次（件），其中好新闻和征文奖14次（件）。

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在有生之年，我决不放弃相伴大半人生的纸和笔，我还将继续勤奋笔耕！

六十二载笔耕不辍

□ 李元章